



# 福建僑報



OVERSEAS CHINESE NEWS OF FUJIAN

發往120個國家和港澳台地區並在美國、菲律賓、印尼、澳大利亞、南非、匈牙利、英國、阿根廷、波蘭、西班牙、阿聯酋、及台灣地區落地印刷發行

2023年5月13日 星期六 印尼版 第959期



沈益群，福建詔安人。現為福州畫院專職畫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工筆畫學會會員、福建省美術家協會理事、福建省工筆畫藝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福建省花鳥畫藝委會委員。

## 八闽文化艺术 海外推介



風來香氣遠

## 沈益群的自行運鏡



夢幻空花

熟悉沈益群的朋友都知道，他的鏡頭里不止有眼前的日常，還有筆下的花鳥世界，每一張都似一幀適合慢讀的畫面。作品對於他而言，有時候就像不斷遠行的沿路草，在一個階段里留下了時間的見證，然後總是向前，不知路面高低地繼續行走。驀然回首，累積的翠色點綴着青石板路的寡淡，拾級而上，每一次創作又與世界初逢。

祇有走在創作路上的人才能時刻感覺到對沿途景致的掌控力，雖然不像飛行員可以觀賞一馬平川的景觀，卻也因未知延展了無限想象，每一次轉彎就呼喚出了遠近、光線和全景，作品視點在自己的手中掌鏡，不論是攝影還是繪畫。

攝影的便捷，讓人對周圍的環境有了更細致的觀察，定格的畫面是現實的縮影，是世界本身的姿態，但無形中，也許就是意識幹預後的記憶存卡。沈益群是留心生活的人，他的攝影作品多是生活里的片斷，有時候是下班路上看到的竹影倚牆；是休息時遠望碧空的雲端，就找到鎏金暈彩的日暮；偶爾推門，就遇見了爆竹聲包裹着的“春意”和“心安”。

沈益群對光照有高度的敏感，擅長在陰影協調的構圖里找到華美又閃光的細節，很多作品傾向於與影共舞。午後對着地板互敬一杯茶的“共飲”，牆角里的花與它的影子形成了“雙生”的姿態，枯枝繚繞、石榴低眸、白牆虛藤，在自然之中找到有趣的新意，玩得不亦樂乎。暖光暗影交織成具體的輪廓，似乎每一張都像白描草稿一樣，等待敷染着色。鏡頭不僅是取景框，在他眼里深度延展出了畫中窗、門外象，一張利用佛像的框架照出自性的理解，預示着佛法的具象不過是人間的日常。無光哪有影躍，這些積累投入繪畫，在構圖上的新意常令人眼前一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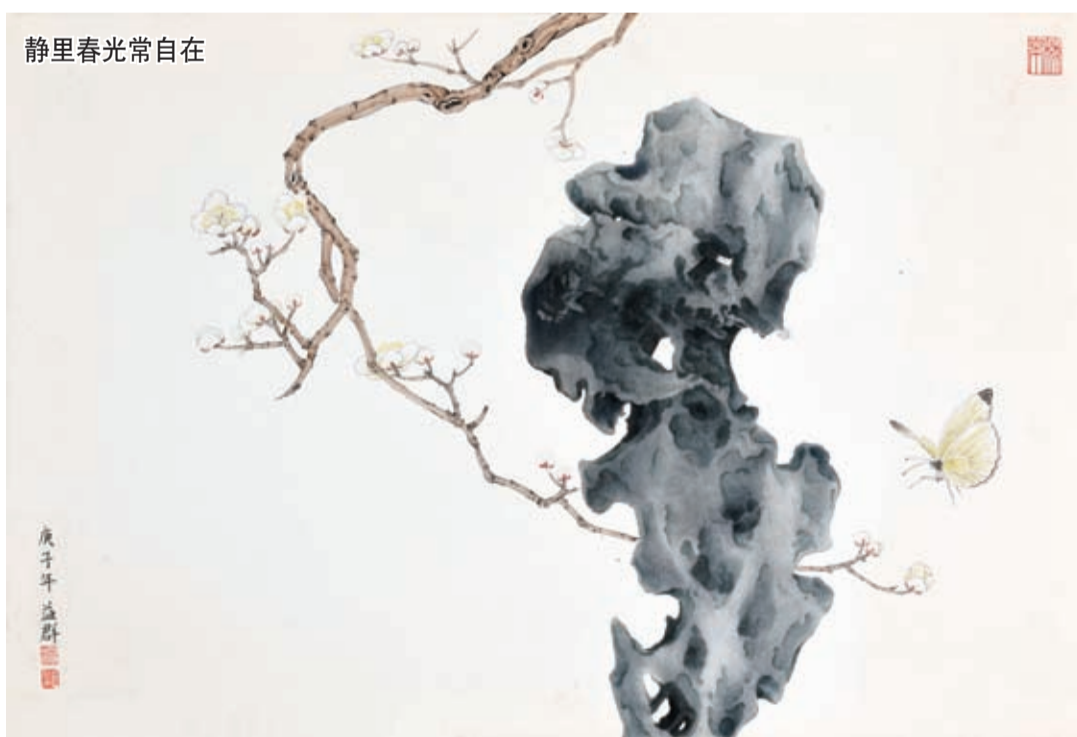
對於色彩，沈益群總是太膽又純粹，用綠玻璃窗和屋外的黃葉，在鏡頭里就擺出了春秋的景象；紅色路燈下枝蔓投在白牆上的細碎，換成荷花就是他的繪畫。這些剪影就像是自觀的寶庫——提供靈感的綫索，在畫桌下筆前，會自動歸檔呈出一個新的世界。蘇珊·桑塔格曾說攝影師留在鏡頭里的元素，會創造出另一個世界，“是竭力要活得比我們大家都更長久的影像世界”，而益群，正好將這些留在工筆的創作之中，構出另一個具有傳承意義和流動方式的藝術空間。

對於一個圖式的反復摹寫，終有一天，畫家會以此打造出屬於自己藝術風格的一座“城池”，這些日積月累的夢的裝飾，已然變成觸手可及的沿岸風景。沈益群的荷花，即是如此。他循着內心的喜愛，在固定題材的不斷創作過程中，完成不同角度、不同色彩的側影速寫。

在重彩荷花系列里，他不再像以往一樣需要刻意地構建一個代表性的符號來作為保護色，而是不假思索地用不同色彩渲染出斑駁的荷塘景致。在運鏡的過程中，葉與花的前後處理沒

有單一的公式，利用巧妙的構圖，錯落有致地完成之間的遮擋。視點或近或遠的擺布，可以是一葉一花的微距，依偎着的彼此可以互望葉脈上的蟲洞或花蕊的形狀；也可以是高懸于空的俯瞰，在黑色幕布之下，一輪清輝里有紅霞蔓延。

這個系列的大膽用色參採進光照作為日夜之分，或是晴空下的明朗赤煉，或是黑暗中的幽藍綻放，它們獨特無比，而且實實在在地向世界展現唯一的面孔，這些與印象中可能完全不同的顏色安置于令人愕然的全新組合里。他眼里的標準，是開啟通向藝術最純粹的門路，漸進的距離像顏料一樣浸入觀者的心田，使人沉醉在創作者內心隱隱的思緒中。偶爾，將池塘里那些植物作為靜止的背景，就像一個縹緲的影子，充滿了某種未來文化的幻象，蜻蜓與蝴蝶在其中翻翩起舞，好似打破每個人



靜里春光常自在

不可避免地基于自己封閉的定位而產生的視錯覺。

沈益群是一個具有敏銳時代感的藝術家，但并不迎合時代的語匯，而是依照自己的思想來決定創作的演變，掌鏡不疑、專注地穿行于荷塘之景，擅用豐富的色彩讓這片城池何其雋美又多姿。筆下提供的視野，呼喚人們對於自然力的清醒認識，這些以荷花為主題的作品，輕盈點染拂花傳達出生命情境的象徵與抒情，如同開啟了慢鏡頭，蕩漾出一圈又一圈的漣漪，一點一點擴大了影響。

一件藝術作品可能是一個省力的懷念。益群在所有作品里都投注內心的虛妄，用不同的具有象徵意義的圖式出現在觀者面前，畫面里的景物皆為意念的精神塔樓，當然，伴隨着內部的視角。工筆的具象造型思維，讓每一個在畫面里的呈現都能夠看見輪廓的綫條，清晰簡練，自由是在畫面之外的想象。

太湖石系列里藏着兩個世界——自然與本色。中國畫中

的太湖石大多是畫家對匠人掇石藝術和自然界中太湖石的再創造，這是基于外在自然的創作。為了讓湖石的形貌與神態能呈現豐富的層次，沈益群用勾皴點染相結合，以清麗勁健的用筆特色突顯出了石頭的結構和明暗關係，增強了它的立體感和寫真的程度，表現出石頭特有的紋理和凝重的質感，保持“瘦、皺、漏、透”的審美特性。

畫面分為“有所求”和“無所望”的兩個層次。有所求時，遠方會站着一只仙鶴或是蝴蝶，等待穿越這湖石構建的稠密的原始叢林才能抵達；無所望時，湖石映現的輪廓背景常是一片純粹的空白，它變成最接近底色的設置。此刻，它所承的不過是萬千紛繁的空性，亦或者是最接近空性的最後一道頑固障礙。從這個設計上來說，沈益群思考的是一些事物都會在某種勢不可擋的混合中，失去固有的特性，由此，它們的本色就會被一種模稜兩可所取代。又或者，他是在試着提醒大眾要打破那些既定的概念枷鎖，因石固執，總有些求而不得。

而佛手作品里承載着的小世界，是如實在你眼前的掌中托起了一方天地。雲，在沈益群的畫面里變成一處孕育新生的搖籃，狀如飄渺與虛無卻并非實體的“無”，是可以生長出無限的萬千的“有”。兩個世界的距離是一掌之隔，翻轉之間，不論生起的是山石叢林還是亭臺樓閣，還是對“鶴鳴之士”的向往，都轉化成一個新的世界的意象，歷歷在目，如《楞嚴經》偈語所言“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此世界非他方國土，而是在你面前呈現的具體——依空立的世界不是空的世界。就像有人常說：人會越來越成為孤島。我并不認可這樣的說法，因為世界的發展反而在隱性之中拉近了與陌生人所夾雜的關聯，透明的絲綫織就無形的網，是不可分割的。精神世界里，有着無數的神經末梢，它總會牽連在一處，哪怕是浮雲，也是自然世界中的紐帶。而沈益群的答案，顯然已經用作品回答了這個問題。

魏晉王弼曾說：“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沈益群的作品盡意也盡情，在具象之中鋪展出多彩的畫面，在重彩之中又延伸出另一個新的世界，開拓了一個產生意象示圖結構的領域。他手中的鏡頭，既記錄了生活的點滴，也記錄了人生中每一個階段的所思所想，在構圖和色彩的中不斷地用系列的作品豐富自己在工筆花鳥上的思考。

鏡頭是取象的方式，生命之途有許多沿岸風景可觀，徐行所記不過見影，常用的蝴蝶元素，才是沈益群對於藝術的理想追求。他的作品表現既有翩然飛舞時的流綫律動感，又有具有變化性的色彩之美，還包含靈魂里的蛻化與自由，是心靈思維的融入與投射，是向往也是對莊周的致意。蝶與我，殊途同歸。  
(素洗)